

诗情画意的渔港“艇的”

▲ 段 扬

生活在北部湾畔的海滨旅游城市北海，我最爱骑着摩托车，挎上摄影包，到海滨渔港去拍摄照片，因为那里有别处见不到的散发着浓浓鱼腥味的海滨渔家风情，且风景如画，富有诗意。

偌大的一个海滨渔港，好似一座人工湖泊，有一条宽阔水道与蔚蓝大海相连着。港内千船云集，樯桅如林，远洋渔船、灯光渔船、捕虾船、捕螺船、碎冰船、加油船……林林总总的渔家船舶形状不同，大小各异，分别刷着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等色彩艳丽的油漆，仿佛把彩虹扯下来披上了船身。这些渔家船舶，或列队停泊在指定的泊位上，或往来穿梭于水上街市一般的水道中，恍若碧波上或停止、或游动的彩云，总有一种独特的美叫人目不暇接，怦然心动。

如果有人问我，海滨渔港中最富有诗情画意的渔家船舶是哪一种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——“艇的”。

“艇的”是一种什么样的渔家船舶呢？

陆地上行驶的出租车，被称为“的士”；像“的士”一样载客营运的小面包车，被称为“面的”；搭客挣钱的摩托车，被称为“摩的”；一种穿梭在渔港内功能类似“的士”抑或“面的”的小型水上交通工具，被当地渔民形象地称为“艇的”。驾驶“艇的”在渔港内载客、送货、做生意、收废品，是北海各大渔港内的一种特殊职业，也是一道富有诗情画意的独特景致。

北海濒临我国四大优良渔场之一的北部湾渔场，是广西海洋渔业的主产区，海产品的年捕捞量在80万吨左右，占到了全广西海产品捕捞总量的百分之八十。因为广西沿海能停泊千艘以上渔船的大型渔港，全都集中在了北海市郊。广西沿海约有5000多艘渔船，北海市郊的各大渔港，便是其中4000多艘渔船的“家”。

每天旭日东升，红霞漫天时，荡漾在渔港内外的碧波也被染成了红色，如同一匹巨大的红绸在海风中轻轻飘动。出海捕捞作业的渔船纷纷满载而归，披一身霞光，鸣一响汽笛，尖尖的船头犁破红绸，游子还家似的缓缓驶进渔港。渔船归“家”，为的是卸下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渔货，卸下渔家丰收的甜蜜与喜悦，然后补充已消耗殆尽的燃油、淡水、冰块、食物、日用百货等给养，为下一次出海作业做准备。

那些在大海中乘风破浪，行驶自如的大渔船一旦进入渔港，按照划定的泊位列队停泊稳当之后，便不能随意移动，居住在渔船上的渔民们想要登岸采购生产生活用品，娱乐休闲，看病求医，抑或到停泊在稍远泊位的至爱亲朋的渔船上串串门，聊聊天，总不能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水，在水上街市中游来游去，再浑身湿淋淋地登岸或者爬上渔船吧？于是，“艇的”这种小巧而灵便的水上交通工具，便在渔港内应运而生了。

“艇的”其实就是一叶扁舟，有大有小。大“艇的”是机动的，在艇尾装有烧柴油的马达，以螺旋桨为动力，用舵杆指方向，行驶速度较快。小“艇的”呢，是以人工摇橹作动力的，行驶速度较慢。论实用，大“艇的”载客运货多。但如果从美学角度来审视，大“艇的”就没有小“艇的”那么美丽，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了。

各式各样的“艇的”穿梭在渔港内，如同陆地上的各种车辆一样，各司其职，井然有序。

渔港内数量最多的“艇的”，是载人运货的“艇的”。载人的“艇的”就像陆地上的“的士”那样，专门接送渔民上岸抑或登船，接送渔民在如同水上高楼一般的大渔船之间互相串门，接送渔民们的孩子上学放学，接送鱼贩子到渔船上看看渔货侃价钱，送生病的渔民上岸求医问药，接医生到渔船上出诊，接官方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到渔船上作例行检查。载货的“艇的”呢，类似陆地上的小型货车，专门为渔民们运送渔货和渔船所需的各种补给品。渔船捕鱼归来，因船体高大笨重，不能直接靠泊码头卸渔货，载货的“艇的”便一艘接一艘地驶到渔船尾部，将渔船上的渔货分门别类地驳接到码头边上，让挑鱼工们踏着晃悠悠的跳板挑上码头，送入海滨鱼市出售。渔民们从岸上购买的机器设备、捕鱼网具、卧具、炊具等补给品，也由载货的“艇的”送上渔船。渔船在大海中作业产生的不可回收垃圾，是不能随意倾倒进大海的，那样会污染了美丽的大海。渔船进港后，这些垃圾也交给载货的“艇的”运送上岸，倒进安放在码头上的垃圾斗中等待清运。

渔港内有许多商用“艇的”，它们分别是卖淡水的“艇的”，卖粮食的“艇的”，卖肉食的“艇的”，卖蔬菜的“艇的”，卖水果“艇的”、卖日用百货的“艇的”，卖快餐的“艇的”……这些“艇的”如同一个个在水上街市中游动的小小供水站，小小粮店，小小肉铺，小小蔬菜店，小小水果店、小小日杂百货店，小小快餐店……销售的货物虽然远不及陆地上的丰富，但也是应有尽有，只是价格比陆地上的小商店略高一些。那些不能上岸购物的渔民，守在自家的渔船上，也能从这类“艇的”上购买到自己所需的淡水、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。商用“艇的”做买卖十分有趣，买卖双方一个从大渔船上朝下俯身，一个从小“艇的”中朝上仰头，大喊大叫地谈好了价钱，买家便从大渔船上垂下一只竹篮，篮内放着购物所需的钱款。卖家收了钱，把货物放进篮中，让买家吊上船去。

每艘渔船上，船长、船员、轮机长、轮机员，还有烧水煮饭的勤杂工，通常生活着十几二十人，除了产生不可回收的垃圾，免不了产生可回收的废旧物品。渔港内也像陆地上的专门回收废旧物品的三轮车那样，有一种专门回收废旧物品的“艇的”。摇“艇的”的水上“破烂王”，也仿效蹬三轮车的陆上“破烂王”，在一只破水壶内放几粒小石子，这只破水壶便成了一件会发声引人的响器，“破烂王”一手摇着破水壶，一手摇着船橹，“匡啷匡啷”地穿行于水上街市之间回收废品。交易时买卖双方做的动作，与商用“艇的”交易时做的动作恰恰相反：大渔船上的人将空啤酒瓶、空易拉罐、废旧金属等废旧物品放在竹篮里垂下来，“艇的”上的“破烂王”点了数，过了秤，便把钱款放在竹篮里，让大渔船上的人吊上去。

渔港内还有一种特殊的“艇的”，叫“解车叶”的“艇的”，船上插着一块木牌，上书“解车叶”三个或黑或红的大字。“解车叶”是北海土话，“车叶”即安装在机动渔船抑或机动运输船尾部的螺旋桨。螺旋桨在转动当中，难免会被抛弃在水中的破渔网、破麻袋、破绳索、破布条等杂物紧紧绕缠，动弹不得。为螺旋桨解开缠绕物，让螺旋桨恢复正常运转，便是“解车叶”的“艇的”所负的职责。“车叶”都是淹没在水下的，尤其是大渔船，“车叶”通常淹没在水下数米深处，因此，“解车叶”的“艇的”上配备有水性极好的水手，还有一些“解车叶”的专门工具。“解车叶”时，这矫健灵活如同海豚的水手便一个猛子扎进水下，手持专门工具，片刻功夫，便解下了缠绕在“车叶”上的杂物，为渔船抑或运输船解决了难题。

在渔港内驾驶“艇的”的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驾驶“艇的”的男人，不论年老还是年少，

都被渔民们称为“艇的佬”。驾驶“艇的”的女人，年龄不同，称呼有别。驾驶“艇的”的中老年妇女，被称为“艇的婆”；驾驶“艇的”的年青姑娘抑或小媳妇，被称为“艇的女”。渔港内最引人注目的“艇的”，是“艇的女”摇橹驾驶的“艇的”。“艇的女”们常穿宽腿、窄袖、细腰的传统的渔家服装，头戴尖顶的渔家斗笠，光着一双脚趾张开的大脚板，一个个身材苗条而身姿矫健，无论她们悠闲地坐在“艇的”上候客时的静姿，还是站立艇尾自如伸缩双臂用力摇橹驱动“艇的”送客时的动姿，在七彩斑斓大渔船的衬托之下，都是海滨渔家风情画卷中最美的画面，不知被多少画家画上了画布，被多少摄影家摄入了镜头，被多少骚人墨客写进了诗文。

小的“艇的”，仅仅是“艇的佬”、“艇的婆”和“艇的女”们的生产工具。稍大一点的“艇的”呢，就像江浙一带的乌篷船那样，后半部装有深色的帆布船篷。这种“艇的”不但是主人的生产工具，也是他们游动在水上的小小的家。船篷内火炉、燃料、炊具、卧具一应俱全，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睡，全在“艇的”上解决。喜欢养宠物的“艇的佬”、“艇的婆”和“艇的女”，还在“艇的”上养猫养狗。不过，“艇的”上的宠物猫狗，不像陆地上的宠物猫狗那样活泼，因为它们的活动范围过于窄小，大多数时间只能伏在船舷边，以一种失落而期待的目光，呆呆地朝着岸上张望。

渔港中驾驶“艇的”，也像陆地上驾驶“的士”、“面的”和“摩的”那样，是一个辛苦的职业。一年365天，除了刮台风、下暴雨、渔港内风急浪高有撞船危险时“艇的佬”、“艇的婆”和“艇的女”们可得息工休息之外，不论烈日炎炎，还是阴雨绵绵，他们都要迎着腥咸的海风，驾驶“艇的”穿梭在渔港内，不停地载客，不停地运货。阳光、雨水和海风如同粗砂布，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的皮肤打磨得黝黑而粗糙，挣到的工钱也都是血汗钱。

渔港内载客送货的“艇的”，收费都很便宜，驾驶“艇的”送一个客人上岸抑或接一个客人登船，视路途的长短，通常收费一两元钱。如果是运送货物，那就要根据货物的大小轻重论价了。一个摇橹的“艇的佬”、“艇的婆”抑或“艇的女”，在渔港内从早到晚摇一天“艇的”，通常能挣到二三十元工钱。天气好、顾客多时，挣到的钱可能会多一些。

别看渔港面积不大，“艇的”可不少。据北海渔港部门统计，北海市郊的各大渔港内，共有“艇的”千余艘，其数量远远超过在北海市区运营的陆上“的士”。

即便是驾驶“艇的”这种苦活累活，也不是谁想去干谁就能干的，因为小小的“艇的”，也有管理部门。“艇的”的管理部门，是渔港部门，他们也像管理渔船和海上运输船舶那样，对“艇的”进行着规范化的行业管理，但凡运营在渔港内的“艇的”，都需要注册登记以及年审，按月交纳管理费和税款，也像渔船和海上运输船那样，每艘“艇的”都有编号。“艇的”的编号，是用油漆喷涂在船舷上的。

渔港“艇的”的存在，是一种诗意画意的存在。小小的“艇的”本身，就是一幅风情画，一首抒情诗。